

校訂五音集韻



〔金〕韓道昭著
甯忌浮校訂

校訂五音集韻

中華書局

責任編輯：鄭仁甲
封面設計：楊華如
封面題簽：張清常

校訂五音集韻

〔金〕韓道昭 著
甯忌浮 校訂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新興膠印廠印刷

787 × 1092 毫米 1/32 印張
1992年9月第1版 1992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0,001—1,000册 定價：52.30元
ISBN 7—101—00980—8/H·84

五音集韻

崇慶新彫改併五音集韻上聲卷第七

動董第一 獨用

項講第三 獨用

無尾第五 獨用

矩慶第七 獨用

祖齊第九 獨用

假賄第十一 獨用

隴腫第二 獨用

聯旨第四 獨用

舉語第六 獨用

補姥第八 獨用

搭駭第十 獨用

改海第十二 獨用

董見

賴古孔切生

空

孔康董切孔穴也又空也甚也亦姓殷湯之

後本自帝嚳次妃簡狄吞乙卵生契賜

姓子氏至成湯以其祖吞乙卵而坐故名履字天乙後代以子加乙

空

空作孔 恠 恠江惚倏

恠

渴

五音切水名

董

冬動切音也正世同

董

也又姓騰叔安在商

子其里父辛貞甚好龍帝正年嘉加焉賜

董

董而細又萬根

練

不土上

踵

也

董

水聲

動

而拜一日今後人拜以

兩手相擊蓋

與之貴去一

董

董亦

董

董

董

董

董

董

董

董

董

董

校訂五音集韻目次

唐作藩《校訂五音集韻》序	一
韓道昭與《五音集韻》——《校訂五音集韻》前言	五
校訂說明	一七
大明成化庚寅重刊改併五音集韻	一
成化庚寅重刊改併五音集韻校訂記	一
《校訂五音集韻》單字索引	一

《校訂五音集韻》序

金人韓道昭(約一一七〇—約一二三〇)的《改併五音集韻》(二)是北宋以後首先突破《切韻》系韻書體系的一部韻書，在中國音韻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但自明代萬曆朝之後未再繼續刊印，舊本流傳不廣，研究者甚少，我們對它的認識一直比較簡略。

現代一般聲韻學者著作在介紹到《五音集韻》時，大抵不出《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所述的內容範圍。一是說韓道昭，字伯暉，真定松水人。有人認為真定松水即今河北正定縣。二是說「是書以三十六母各分四等，排比諸字之先後」，並指出這種「以等韻類例音紐」，「以乖古例」的做法不始於元熊忠《韻會舉要》，而是《五音集韻》。其實，據《廣韻》卷首所載孫愐《唐韻·序》已云「又紐其唇齒喉舌牙牙部作而次之」，可見等韻之學影響韻書的編排體例，已發軔於唐代。宋代《集韻》仍依《廣韻》分二百零六韻，但各韻下諸小韻的排列次序做了一些調整，把發音部位相同的同紐字類聚在一起，大體上依唇齒舌牙喉五音分類排比，以哪類音起頭隨讀目讀音而定，如一東、二冬、以舌音開頭，三鍾以正齒音起首，四江則以牙喉音起頭。到了《五音集韻》里，則明確標出三十六字母，每韻下諸小韻(同紐字)一律「以見母為首，終於來日字」。不僅「陳其字母」，而且「序其等第」(見韓道昭自序)，即標明一、二、三、四等。將韻書與等韻圖完全結合起來，更便于學習和使用。

《四庫全書提要》論及《五音集韻》的第三個特點，是說它的收字「大抵以《廣韻》為藍本，而增入之字則以《集韻》為藍本」。《廣韻》收字「凡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言」，《集韻》「凡五萬三千五百二十五言」。《五音集韻》收字總數與《集韻》相同。既然如此，怎麼能說以《廣韻》為藍本？原來《五音集韻》「改二百六韻為百六十」是依據《廣韻》韻目下的獨用、同用的規定。這是《提要》說到它的第四個特點。不過《五音集韻》所併的韻，還只是《廣韻》為藍本，深究一下，我以為還有一個重要事實，就是《五音集韻》的小韻切語，基本上來自《廣韻》，而較少採用《集韻》。例如平聲一東：

公	古紅切	《五音集韻》	《廣韻》	《集韻》
空	苦紅切	《五音集韻》	《廣韻》	《集韻》
頊	渠公切	《五音集韻》	《廣韻》	《集韻》
東	五東切	《五音集韻》	《廣韻》	《集韻》
通	德紅切	《五音集韻》	《廣韻》	《集韻》
同	他紅切	《五音集韻》	《廣韻》	《集韻》
同	徒紅切	《五音集韻》	《廣韻》	《集韻》
同	奴東切	《五音集韻》	《廣韻》	《集韻》

體	樸蒙切	樸蒙切
遂	薄紅切	薄紅切
蒙	莫紅切	莫紅切

中	陟弓切	陟弓切	陟隆切
仲	敕中切	敕中切	敕中切
蟲	直弓切	直弓切	持中切

《五音集韻》

《廣韻》

《集韻》

《五音集韻》

《廣韻》

《集韻》

菱 子紅切

忽 倉紅切

叢 祖紅切

蕙 蘇公切

子紅切

倉紅切

祖紅切

蘇公切

祖叢切

叢叢切

祖聰切

蘇叢切

烘 呼東切

洪 戶工切

翁 烏紅切

籠 盧紅切

呼東切

戶工切

烏紅切

盧紅切

呼公切

胡公切

烏公切

盧東切

難當工切

紅難公切

豐 敷弓切

馮 房戎切

膏 謨中切

嵩 思融切

終 職戎切

充 昌終切

崇 鋤弓切

雄 胡弓切

碩 於宮切

融 余中切

隆 力中切

戎 如融切

方戎切

敷隆(戎)切

房戎切

莫中切

方馮切

敷馮切

符風切

謨中切

息弓切

職戎切

昌終切

鋤弓切

羽弓切

胡弓切

於宮切

以戎切

力中切

如融切

思融切

之戎切

昌嵩切

鈕弓切

胡弓切

於宮切

余中切

良中切

而融切

毀火宮切

上列《廣韻》平聲一東三十四個小韻的反切，《五音集韻》采用了二十七個，佔百分之七十九。而《五音集韻》一東三十八個音紐的切語，與《集韻》相同的只有十個(包括增收字)，僅佔百分之二十六。

《集韻》成書在宋仁宗寶元二年(一〇三九)，較《廣韻》(一〇〇八)晚出三十一年。它的分韻仍承《廣韻》二百六韻，但切語改動較大。一般是從改良反切出發，切上字力求與被切字同聲調、同等呼，切下字取與被切字發音部位相同的，並求集中統一。如改「德紅切東」為「都龍切東」，改「薄紅切蓬」為「蒲蒙切蓬」等。《集韻》更改《廣韻》切語的另一出發點是為適應語音的變化。如將唇音、舌音等的類隔切更爲音和切。上列例證中改「羽弓切雄」爲「胡弓切雄」也是這種情況。《五音集韻》採用《集韻》的切語，不是前者(單純改良反切的)，而多是後者，即能反映音變後的實際讀音的，以及增收小韻的切語，所以王力先生早就指出：「《五音集韻》是漢語語音史的寶貴資料」(《漢語音韻學》，一九五六年中華書局，四八一頁)，是很值得研究的。

忌浮先生經過四、五年的蒐集、整理、對勘和研究，不僅在中華書局的大力支持下給我們音韻學界同行提供一種嶄新的優秀的《五音集韻》的版本，為祖國文化建設做出重要的貢獻，而且解決了有關《五音集韻》的一系列問題，為漢語音韻學的發展和漢語語音史的研究做出很大的成績。據忌浮先生考查，現存《五音集韻》有金、元、明七種版本，已知約一百部藏於海內外七十三家圖書館。忌浮先生親自走訪了國內十五家圖書

館，掌握全部七種刻本。由此足見他的校勘工作之勤、之精。如果我們所有重要的音韻學典籍都能像忌浮先生研究《五音集韻》這樣，將其舊有的版本與藏館情況弄得很清楚，那是非常有意義的。

忌浮先生做學問素來非常認真、扎實。昔時他研究《中原音韻》，為了解周德清的身世曾三次深入到高安縣周氏故里進行調查、訪問，終於發現了重要的《暇堂周氏宗譜》等材料，弄清周德清的生卒年與《中原音韻》初刻時間及版本。此次為研究《五音集韻》，一九八四年忌浮先生又親赴河北石家莊正定靈壽一帶考察，找到「漳陽松水」，即漳滏河北邊的松陽河，在今靈壽縣境，距縣城西四公里有韓姓聚居的傾井村。可見將「真定松水」注為「今河北正定」是不確切的。雖然忌浮先生的這次靈壽之行未能發現重要的韓氏史料，但他堅持的嚴謹的學風和鍥而不舍的精神，令人敬佩。

通過忌浮先生多方面的深入研究，我們了解到，金人韓道昭完成《五音集韻》這部重要韻書並非偶然。首先是由于晚唐五代以後，漢語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開始由中古時期過渡到近代，漢語語音系統（聲母、韻母和聲調）發生急劇的變化，特別是歷來作為漢民族共同語的基礎方言——北方話的語音系統變化更為顯著。本來存有「古今方國之音」的《切韻》系韻書包括宋代重修的《廣韻》《集韻》，與實際口語的距離愈來愈遠。為了適應語言的變化，客觀上需要編寫出突破舊體系的新韻書。

晚唐以後，等韻學的興起與發展，人們的審音水平不斷提高，音韻學家對傳統的《切韻》系韻書進行深入的分析，發現它們嚴重脫離實際，於是用等韻學原理或編製反映實際語音的等韻圖，或改編傳統的韻書，使之與現實口語相適應。於是長期處在北方並曾入主中原的金代，音韻學得到較快的發展，一大批音韻學家應運而生，並且做出重大的貢獻。忌浮先生在一九八七年《社會科學戰線》第一期發表的《金代漢語語言學述評》，對此做了詳細的闡述，介紹了金代的音韻學代表人物與代表著作，搞清楚了韓道昭的《五音集韻》產生的歷史背景。韓道昭的父親韓孝彥也是著述甚豐的大學者，繼《說文》《玉篇》之後一部大型的按五音編排的字書《五音篇》就出自他的手筆。韓道昭重編改併為《四聲篇海》（全名為《改併五音類聚四聲篇》）。而在韓孝彥之前，金代已有王與秋最先將《玉篇》的單字按筆畫數重新編排為一部《篇海》了。

韓道昭的《五音集韻》也是前有所承。據是書卷首所載韓道界（道昭的堂兄）《崇慶新彫改併五音集韻·序》可知：早在金熙宗皇統年間（一一一四—一一四九），真定涿川（今河北趙縣）人氏荆璞，已「將三十六母添入韻中，隨母取切」，編成《五音集韻》一書。荆璞的工作確屬創新，但只是用五音三十六字母重新編排《廣韻》《集韻》的二百六韻的各小韻。一個花甲之後，韓道昭在荆璞善的基礎上進一步「引諸經訓，正諸訛舛，陳其字母，序其等第」，特別是大膽地將二百六韻併為一百六十韻，書名亦更為《改併五音集韻》。後來荆璞的《五音集韻》失傳，後人竟將韓道昭的《改併五音集韻》簡稱為《五音集韻》。

韓氏《改併五音集韻》雕版印行後對金、元、明代的音韻學，尤其是等韻學的影響甚大。過去我們只知道元劉鑑的《經史正音切韻指南》是根據《五音集韻》製作的。劉鑑的自序已明確交代「輯韓氏《五音集韻》五為體用，諸韻字音皆由此韻出也」。忌浮先生在深入探討等韻及其門法的承傳關係的基礎上，又揭示了《四聲等子》與《五音集韻》的密切關係。他從（1）三十六字母的次序及排列方法，（2）十六攝的名稱和各攝屬韻，（3）《等子》二十圖內所標注的韻數以及（4）一些圖中某些小韻代表字的聲韻地位或有無等方面，做了比較，發現《四聲等子》的語音系統和《五音集韻》基本一致，說明後者對前者有重大影響，論據確鑿，令人信服。我在十一年前撰寫《《四聲等子》研究》一文時（四），雖然也曾引用過《五音集韻》的例證，但尚未做全面、細緻的比較研究，因而拙文對《四聲等子》音系的分析與構擬，現在看來，尚有重新審訂的地方。拙文歸納《四聲等子》的韻母共有七十個（其中陰聲韻二十一、陽聲韻二十八、入聲韻二十一），而忌浮先生研究《等子》的結果（五），是七十七個韻母（其中陰聲韻二十一、陽聲韻二十九、入聲韻二十七），主要分歧在對入聲韻的處理上。例如我們將宕（江）攝的一二等入聲鐸覺與山攝一二等入聲曷（末）鐸，看作已分別合流，一等鐸曷（末）（又與陰聲曷、蒙相配）擬為〔ɑ〕〔ɑɑ〕，二等覺鐸（又與陰聲麻、肴相配）擬為〔ɑ〕〔ɑɑ〕，未免簡單化一點，

不一定符合實際語音的演變規律。忌浮先生曾賜函提出質疑，是有道理的。

關於《四聲等子》的成書年代，過去有人根據是書序言裏提到《龍龕手鑑》等材料，認為它是南宋以前的作品，這是不可靠的。忌浮先生和我都不同意這種意見。他分析了《四聲等子》與韓道昭《五音集韻》的關係，斷定它成書在金代末年，即十三世紀二十年代前後。這是有說服力的。我根據《等子》與《切韻指南》的關係，說「它的成書也可能在元代」，似嫌晚了一點。

更令人欽佩的是，忌浮先生的研究還揭示出，《五音集韻》這部韻書中包含有兩套音系。一是由十六攝、一百六十韻和三十六字母及一二三四等交織而成的體系，是《五音集韻》的表層音系。雖然它突破《切韻》系韻書體系，向現實語言靠近了一大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實際語音的變化，但仍不徹底，受傳統韻書和舊等韻的桎梏還很明顯。除了維護三十六字母，不少現實語言里早已合流的韻部，它仍分開，如東、冬與鍾，脂與微，魚與虞，真與殷，諄與文，元與仙，鹽與凡，甚至還保留「重紐」的區別。正因為如此，有人還將《五音集韻》看作是《切韻》系韻書一類。另一方面，忌浮先生在校讀《五音集韻》時，發現它還隱含一套深層音系。這是由它的收字、切語的失誤反映出來的，如全濁聲母的清化，知、照二組混用，疑喻與影母合流，三、四等韻已不分，蟹攝的齊祭廢灰併入止攝，全濁上聲變讀去聲，入聲字亦在消變，等等。這些都是韓道昭口語的自然流露，多方面地反映了近代北方漢語語音系統的發展變化與現實情況。這是更寶貴的材料。

《五音集韻》在漢語語音史研究上的價值是不容忽視的，應予以充分肯定。如果沒有忌浮先生的精澁校訂和深入研究，我們還只能停留在《四庫全書提要》的認識水平上。我寫這篇小序，只是為了表示對忌浮先生的感謝與敬佩。所有古代重要的音韻學典籍，特別是唐宋以來的韻書、韻圖，如果都能像《五音集韻》這樣，一一有人做深入細緻的校勘與研究，那麼科學的漢語語音史就不難建立起來。

一九九一年四月二十日唐作藩於北京大學中關園公寓。

注釋

- (一)、韓道昭的自序寫於金崇慶元年（一一二二），成書於金章宗泰和八年，當南宋寧宗嘉定元年（一二〇八）。
- (二)、如陳振寰先生的《韻學源流注評》，見該書一九七頁注①。
- (三)、今本《廣韻》「豐，敷空切」誤。周祖謀先生校訂為敷隆切，二徐《說文》反語作敷戎切，亦合。
- (四)、該文收在慶祝王力先生八十壽辰及學術活動五十周年的《語言文字學術論文集》裏，上海知識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一月出版。
- (五)、見上引《金代漢語語言學述評》一文。

韓道昭與《五音集韻》

——《校訂五音集韻》前言

一、韓道昭及《五音集韻》的產生

有金一代，語言文字之學似不比南宋遜色。在短短的一個世紀左右，出現了荆璞、王與秘、韓孝彥、韓道昭、王文郁等一批有影響的學者，產生了《篇海》《五音篇》《四聲篇海》《五音集韻》《改併五音集韻》《切韻指玄論注》《切韻滿庭芳》《切韻指迷頌》《切韻澄鑑圖》《四聲等子》《新刊韻略》（即「平水韻」）等優秀論著。韓道昭是集大成者，他的著作有兩種傳世：《四聲篇海》與《改併五音集韻》。

韓道昭，字伯暉，號昌黎子，真定松水人。《金史》無傳。《改併五音集韻》卷四寒韻匣母「韓」字注有韓氏家族簡史，摘錄如下：

又至大宋國，有韓魏公為相，有三子：長曰韓綱，尚書員外郎；次曰韓絳，刑部員外郎；幼曰韓絳，昭文館學士，乃定州中山府人，故建塔塔立碑焉。又有韓退之在昌黎郡太守，故作昌黎集也，因為郡。故有昌黎、潁川、南陽三望也。復至大金國，有昌黎郡韓孝彥者，乃潯陽松水人也。注《切韻指玄論》，撰《切韻澄鑑圖》，作《切韻滿庭芳》，述《切韻指迷頌》，將《玉篇》改作《五音篇》，皆印行於世，故立昌黎氏焉。有三子：長曰道昭，次曰道昉，幼曰道昉，俱通韻學術也。又至泰和戊辰年間，昌黎氏次子韓道昭再行改併《五音篇》，改併

《五音集韻》，芟削重錯，剪去繁蕪，增添俗字故引，昌黎子者，乃韓道昭自稱也。併《篇》部為四百四十有四，分布五音，立成十五卷也。又併《韻》為一百六十數也，亦分一十五卷也。故將《篇》《韻》全部乃計三十冊數也。有子韓德思，亦通書史，精加注解，各同詳校正之名也。

「松水」在何處？筆者于一九八四年夏赴河北正定一帶考察，在滹沱河北岸靈壽縣找到松陽河。河遠縣城西南，南入滹沱。城西四公里，有傾井村，為韓姓聚居地。韓氏宗譜、家廟早蕩然無存。無人知道韓孝彥、韓道昭的名字。有老書記起祖宗有韓德、韓綱、韓絳。此或即昌黎氏族裔。松水，即靈壽。韓道昭生卒失考，主要學術活動時間在全泰和、大安、崇慶間，即十二世紀末十三世紀初。

韓道昭及其《改併五音集韻》的出現不是偶然的。大約從十世紀起，漢語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切韻》系韻書與現實語言的距離越來越遠。語言的發展變化需要新的韻書出世。宋金時代，等韻學蓬勃發展，人們的審音能力提到一個新水平。金代學者用等韻學理論對《廣韻》《集韻》作了精審分析，指出它們的許多重韻、開合無異、等第俱同，是「同聲同韻兩處安排」，「山刪、獨銑、臻檻、庚耕、支脂之本是一家，怪卦夫何分兩類」^{〔三〕}。金人批評的目的是改革，是取而代之。皇統年間，即十二世紀四十年代，真定深川（今河北寧晉）荆璞、字彥實，「善達聲韻幽微博覽群書與旨」^{〔三〕}，最先用三十六字母重新編排《廣韻》《集韻》二百零六韻的各小韻，完成《五音集韻》一書。按字母次第排列小韻是韻書編纂向科學化邁進的重要一步。到十三世紀初，韓道昭在荆璞基礎上重新編纂。他做了大量的增、改、併工作，「引諸經訓，正諸訛舛，陳其字母，序其等第」^{〔四〕}，「增添俗字廣，改正違門多，依開合等第之聲音，棄一母復張之切脚」^{〔五〕}，將二百零六韻併為一百六十。公元一二〇八年，金泰和戊辰，韓氏將重編的《五音集韻》名之曰《改併五音集韻》雕版印行，卷首題：「真定府松水昌黎郡韓孝彥次男韓道昭改併重編」。韓書刊行後，荆書被取代，被忘却，後來人們竟把《改併五音集韻》簡稱為《五音集韻》。

二、韓道昭的疏失及《五音集韻》的版本

《改併五音集韻》是用等韻學對《廣韻》《集韻》的改併、增補、重編。改併，主要是語音結構上的更動。金人對舊韻的批評集中在音韻上，在文字訓詁上並無首難。《五音集韻》照錄《廣韻》《集韻》的單字和注釋，反切用字也很少更動。可舉一個單純的小韻為例。

仙韻曉母開口四等：祆呼煙切胡神官訶也介說文人屑屑尻
祆品令有祆正四訶也介在山上屑也

《廣韻》先韻第二十三小韻：祆胡神官品令有祆怒也

《集韻》先韻第十四小韻：祆饗禮物說文胡神之唐官有祆正一曰胡謂神為祆關中謂天為祆文三

《玉篇》尸部第四十七字：肩火天切

可見，《廣韻》是《五音集韻》的基本依據。《廣韻》《集韻》共收的字，用《廣韻》。單字排列次第基本上按《廣韻》《集韻》原樣。對舊韻注文，很少做核校校正的工作。《廣韻》《集韻》的錯誤多照錄。韓道昭將工夫花在兩個方面。一是韻部的合併、小韻的合併、小韻或單字開合等第以及個別切語的改動。二是增添單字。《廣韻》《集韻》的單字幾乎囊括無遺，《玉篇》的單字也收羅殆盡，又從《龍龕手鏡》《餘文》《異韻》及民間俗傳道教碑刻等處搜尋一大批。韓道昭的工作是空前的，工作量大，粗疏、失誤難免。這就給《改併五音集韻》一書留下兩大缺欠或問題。

第一、編纂技術、體例上的粗糙，甚至是混亂。第二、語音結構上的矛盾。韓氏故熔韻書韻圖於一爐，編纂出一部空前的韻圖式的大韻書。四聲、一百六十韻部、三十六字母、一三三四等，是全書的結構框架。勤比全書可發現，韓氏的改併、增添常與框架不合。韓書的問題不容忽視，略舉數例。

例一、《廣韻》先仙二韻合併，「先」仙二字同入心母開口相然切下。然而「先」字注文却殘存《廣韻》切語「蘇前切」。蘇前切與「相然切」相等。這正是韓氏所反對的「一母復張之切脚」。

例二、仙韻從母合口疾緣切第二十七字「琮，絕緣切」，無義訓，係據《玉篇》增入。「絕緣切」與「疾緣切」相等。

例三、中古佳皆二韻合併，「街」字《廣韻》二韻兼收。韓氏機械逐錄，致使皆韻見母開口重出「街」字。

例四、諄韻禪母第二十五字「鐸」，乃「鐸」字之訛，是荆璞誤錄《集韻》。韓氏失察，在小韻末尾據《玉篇》重增「鐸」字。

例五、灰韻端母第三十一字：「鐵」，《說文》曰下垂也，又曰千斤椎，或作鑿，第四十一字：「鑿」，下垂也，鐵下隱注也。「鑿」字當排在第三十二字。

例六、東韻疑母第三字「熾」，係據《玉篇》「熾，魯紅切」誤增。韓氏「魯」「魚」莫辨。

例七、脂韻來母開口第一百一十二字「擎」，係據《龍龕手鏡》「郎奚反」增，「奚」乃齊韻字。

例八、真韻影母三等末尾據《玉篇》增「墨」字，乃古文「墨」。墨在四等。

韓道昭的疏失，引起了明代佛門學者的注意。成化間的戒璿、文儒、思遠、文通，弘治正德間的真空，都花費極大心血對《五音集韻》和《四聲篇海》進行研究、校訂、增補。韓書成了佛門學子的工具書。真空編撰的《篇韻貫珠集》，是他的研究心得，也是弟子們學習《篇》《海》的指南。明代有數種韓書刊本大都出自佛門。

《改併五音集韻》現存約有百部，藏於七十餘家圖書館。百部書可歸納為七種版本：崇慶新彫本、至元新雕本、成化庚寅重刊本、弘治甲子重刊本、正德乙亥重刊本、萬曆己丑重刊本和明翻刻崇慶本。《崇慶新彫改併五音集韻》是昌黎子在世時刻本，然缺入聲三卷，又字跡多漫漶不清，刻印粗疏，魯魚豕亥，觸目即是。《至元己丑新雕改併五音集韻》，亦多殘損不清，它對崇慶本的錯誤很少訂正。《大明成化庚寅重刊改併五音集韻》為足本，是弘治、正德、萬曆諸本之祖本。《康熙字典》所引、《四庫全書》所收即此一系版本。成化本對金元刻本多有訂正，主要內容有：

A、增刪單字。刪二百左右，如例三重出的「街」字。例四「鐸」字未校，重出「鐸」字未刪。依《古今韻會》《玉篇》等增收二百三十左右，其中有九十九字標注「今增」「新增」等字樣。

B、增刪注文。刪減錄自《廣韻》的一些姓氏注文。據《古今韻會》增加注文八千餘字，如東韻見母「公」字注文竟增入二百零九字。據《韻會》大量增加注文，是成化本的重要特徵。

C、芟除「一母復張之切脚」。如例一的「蘇前切」，例二的「絕緣切」。

D、填補義訓。如例二「琰」字補注：「玉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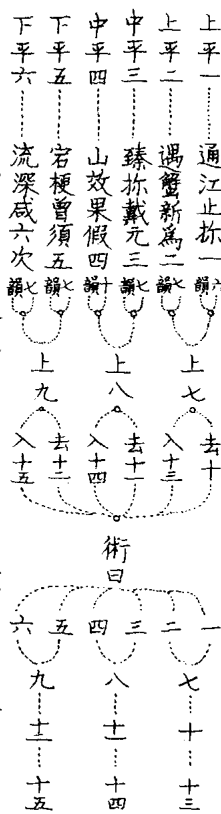
E、調整單字次第。如例五「整」字移至「鐵」字下。韓氏的單字次第多有更動。

F、改動某些小韻的開合等第及個別聲母的分併。如仙韻來母開口，崇慶本祇有四個小韻，「連」「蓮」同音，成化本分成三等四等兩個小韻。又如上聲小韻，金本無喻母，「鶯」等字合併於影母四等為皎切，與「杏」字同音，成化本分出喻母四等。

成化本訂正了韓書編纂技術方面許多疏失，使《五音集韻》臻於完善。戒琦、文儒等是韓氏功臣。對韓氏審音上的失誤，訂正不多，也有不當改動的地方，如F項。成化本與金元刻本的差異很可觀，並給人們造成了錯覺。

三、《五音集韻》的十六攝

韓書卷首目錄後編有《入冊檢韻術曰》，是全書各卷韻部歸攝綱目表。抄錄如下：



表內「一、二、三……十五」，是卷次數。「捺」，《龍龕手鏡》「俗音顯」，即「捺」字俗體。或曰即俗「攝」字。「通江止遇蟹臻山效果假宕梗曾流深咸」，即十六攝名稱。各攝所含韻部（舉平以該上去入）：通——東冬鍾、江——江、止——脂微、過——魚虞模、蟹——齊皆泰祭廢灰哈、臻——真諄文殷痕魂、山——寒桓山仙、效——宵肴豪、果——歌戈、假——麻、宕——陽唐、梗——庚清青、曾——蒸登、流——尤侯、深——侵、咸——覃鹽咸凡，值得注意的「元」韻的歸屬，它既不入臻攝，也不歸山攝，而是被「戴」到臻攝下。這便跟《廣韻》不同。請看「元」韻在《廣韻》和《五音集韻》的位置：

《廣韻》 文欣元魂痕寒桓

《五音集韻》 文殷痕魂元寒桓

魯剛竟先生發現，金代詩人元道山近體詩，元韻獨用，既不與魂痕通押，也不跟先仙相涉。《四聲等子》《切韻指南》的十六攝名稱，與韓書同，唯「元」韻歸山攝。《五音集韻》可能是十六攝出現的最早記錄。

四、韓道昭的三十六字母次第

韓道昭說：「嘗謂以文學為事者，必以聲韻為心，以聲韻為心者，必以五音為本，則字母次第其可忽乎！」又特別申明他的字母次第是「以見母牙音為首，終於來日」〔元〕。他為什麼如此強調字母次第？不清楚。但從而可知荆璞的字母次第，一定不是以見母為首的。可將韓書和五大韻圖的字母次第排比如下：

正也。《廣韻》質韻卑吉切，《集韻》壁吉切均無「佛」字。韓氏新增。方逸切，切上字為輕唇音，切下字為第四等，依據「第四互用」(即「輕重交互」)門法，方逸切當讀四等重唇，所以韓氏將「佛」字增入卑吉切下與「畢」字同音。

昌黎子所引用的門法與後來的不盡相同。他的「第三互用」、「第四互用」，劉鑑稱作「輕重交互」。他的「寄韻憑切」，實際上是後來的「日寄憑切」。日寄憑切在韓道昭時代是包含在「寄韻憑切」內的。「日寄憑切」本是「寄韻憑切」之一種。《四聲等子》已有「日母寄韻門法」，但與「正音憑切門」、「互用門憑切」、「寄韻憑切門」、「喻下憑切門」共居於「辨正音憑切寄韻門法例」這一大的門例之內。到元代，劉鑑繼把「日寄憑切」獨立出來。

《五音集韻》有關門法的文字，對劉鑑、真空很有影響。如真空的「創定音和」門法就是根據韓氏的「毗餐切駟」提出來的。他在《創安玉鑰匙捷徑門法歌訣》中將此門法叫「幼昌黎創立四等音和例」，並加小注：「其模範者適昌黎之所述也」。再如，劉鑑作「唯有東尤非母下，相違不與眾同情，重過前三隨重體，輕逢後一就輕聲」歌訣，真空創立「前三後一」門法，都是為了訂正昌黎子的，昌黎子將東尤二韻明母誤作微母。

等韻學是韓氏家學。韓孝彥是著述豐厚的大學者，單是等韻學論著就有《切韻澄鑑圖》、《切韻指玄論注》、《切韻滿庭芳》、《切韻指迷頌》四種。前一種是韻圖，後三種是闡述等韻理論及門法的，可惜均失傳。《四聲等子》序言：「傳芳著述，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芳」或即指《切韻滿庭芳》？《四聲等子》卷首九段有關門法的文字很可能源於韓孝彥。劉鑑在自序中聲明他的十三門法是在「舊制」基礎上「析繁補隙，詳分門類」。舊制或即指《等子》的九段。韓孝彥大概也是繼承發展前人的理論，《切韻指玄論》的作者也許就是他的老師。等韻門法的承傳關係似可寫作：(智公)——韓孝彥——韓道昭——《四聲等子》——劉鑑——真空。

六、《五音集韻》與《四聲等子》

如將韓善跟幾種韻圖做全面比較，會進一步發現，韓道昭對等韻學的貢獻遠在劉士明和真空之上。劉、真發揚光大了昌黎子的等韻學說。金元明三代，等韻學一脈相承。《切韻指南》作者自我交待：「與韓氏《五音集韻》互為體用，諸韻字音皆由此韻而出也。」《四聲等子》作者失考，現將《等子》跟韓善作如下比較：

- (一)、《等子》的三十六字母次第及排列方法與韓善完全相同。(參見第四節)
- (二)、十六攝名稱及各韻歸攝，除元韻，均與韓善相同。(參見第三節)
- (三)、二十圖內所標注的韻部數目實際上也是一百六十個。韻部名稱與韓善不同的祇有五個：「曠疎櫛櫛敬」，韓善作：「虞殷迄諫諄」。此外，「蕪」又用「屑」，「鎔」又用「點」，「轄」用「敬」，「屑」點」或與「平水韻」有關。《等子》對韓氏的一百六十韻很尊重，合併時不是徑自刪去，而是標注說明，如「魚虞相助」、「江陽借形」等。
- (四)、第十五圖三等平聲麻韻：

見：迦、溪、法、群、伽、照、遮、穿、車、審、奢、禪、閣、來、儼、日、若

「迦」「法」「伽」三個小韻，《廣韻》《集韻》在戈韻，「遮」「車」等小韻在麻韻。《等子》將「迦」等併入麻韻，並注為「內外混等」。戈韻三等字併入麻韻，始於昌黎子，請看韓善麻韻見母「迦」字注：「居伽切，釋迦，出《釋典》。又音加。此字元在戈韻收之。今將戈韻第三等開合共有明頭八字，使學者難以檢尋，今韓道昭移於此麻韻中收之，與遮、車、蛇、奢同為一類，豈不妙哉！達者細詳，知不謬矣。」被韓氏併入麻韻的八個小韻是：「迦」「法」「伽」「瘡」「駝」「靴」「肥」「臆」。戈三歸麻，韓氏當作一大發現提出來。這無疑是一大貢獻，它使人們9

(五)、第二十圖一等上聲：